

第三章

交流的影响

“绝不要单独下水！”这是我在游泳课上最先学到的第一个规则。“如果你遇到危险，旁边没有人救你就麻烦了。”当然作为一个九岁的男孩，我对户外游泳的危险程度毫无概念，因此这个规则也就与我无关，而这一切被我之后一次夏日海滨的经历完全改变了。

当一个大浪把我的表兄卷入海中的时候，我站在沙滩上惊得说不出话来。我跳入水中游过去帮他，但当我靠近他时，他一把抓住我，这时我们两人都沉入水中。几秒钟后我把他推开，他沉入了水中。我还能记得他向我喊着说“别走，别丢下我！”值得庆幸的是，当我跑向海滩时遇到了两个人，他们最终救了我的表兄免于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终于知道不应该单独去游泳了。

参照我这样的经历，我们也不应试图单独去诠释旧约叙事。因为在解释这些经文时一样存在危险，各种激流险滩很可能让我们迷失在误读的海洋中。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必须学会在群体中诠释圣经，这样如果我们在释经中遇到问题，周围总会有人来帮助我们。

在前一章中我们看到圣灵如何使用信徒个体生命不同层面来预备我们认识旧约叙事，在本章中我们将考察释经的第二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信徒在群体中的交流。当我们考察这一点时，我们将会考虑三个主要的方面：我们在其中交流互动的群体到底是什么？交流有着怎样的机制？释经与群体交流是如何联系在一起？当我们讨论这些题目时，我们将会看到周围的人对我们的旧约叙事诠释有着何等重要的影响。

群体中的交流

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在读旧约叙事时好像一点也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我所需要的只是圣灵、圣经和我自己的心。”虽然这种观点的确讲出了释经的某些主要方面，但这也只是整个画面的一部分。在诠释旧约叙事时，我们实际上还需要群体的帮助。

我们都各自生活在某些群体中。我们借助家庭、朋友、俱乐部、协会、邻舍和国家等群体，相互联结并相互支持。上帝对他所造的一切所使用的第一个贬义词就显示出群体的重要性。

上帝看他的每一样受造物都是“好的”（创1:25），到最后上帝看一切受造物“甚好”（创1:31）。然而当他看到第一个男人亚当单独生活时，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创2:18）。可见上帝创造我们，并让我们与其他人一同生活、工作。

人类大家庭

作为基督徒，我们生活在两类群体中。首先我们是在全人类的群体中与他人交流互动。在普遍恩典的领域中，尽管宗教信仰不同，我们与其他人仍然有许多共同面对的事情。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物质世界，共享着许多的文化、理念，并为一些共同的目的而齐心协力。虽然我们应抵挡这个世界罪恶的潮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与其他人的交往。

大多数人都能意识到与他人普遍关联的必要性。我们很少会打听某个汽车修理工的宗教信仰，但如果他做事诚实、可靠，我们会找他。替我们在家里的前后院灭虫的人也不一定非要是基督徒，此外，当打电话给警察局时，我们也不会指名找基督徒警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直依靠着那些与我们有不同信仰的人，因此在研读旧约叙事时，我们同样需要与非基督徒交流也不应该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许多并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学者在释经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在历史、语言学、哲学、甚至神学领域的工作成果对诠释旧约叙事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非基督徒是如何达到对旧约的深入洞见的呢？要知道他们并没有圣灵在他们生命中，而圣灵对于释经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看到圣经对非信徒从两方面进行定性。有时，圣经会通过他们不信的思想体系，即他们生命根本的委身和倾向来形容非信徒；另一些时候，圣经则是按他们实际的生活方式来描述他们。

对于第一点，我们看到保罗在对歌罗西教会的警告中向我们指明非信徒的基本委身：“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西2:8）。非信徒最基本委身是认同人类的传统和理性的自主。这种基本委身决定了他们所有的思想、行动和感觉的方式，并反映在他们对普遍启示真理的抵挡（罗1:18），对黑暗喜爱、对光的恨恶（约3:19）之上。他们的思想和理性是虚妄而昏昧的（弗4:17-18），罪的影响深入到他们一切的思考过程之中。非信徒普遍因着自己对上帝的悖逆，使他们无法靠近上帝，并且无法对世界和人类有真正的认识。他们越是执着于人类理性的自主，他们认识真理的努力就会越归于徒然。

然而，另一方面上帝并没有完全放弃非信徒，任他们灭亡。通过普遍恩典，上帝拦阻了非信徒保持一致地拒绝基督的意图。因此非信徒的生命实际上是与他们的基本委身相矛盾的，并反映出他们作为上帝的形像承受者的一些特性。如保罗所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

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罗2:14）。所有的非信徒都没有完全活在人类理性的自主中。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依赖于那“借入资本”，即那些在终极意义上唯有基督徒才看为合理的人生观和信仰。这些非信徒之所以有这样的不一致性，是因着圣灵普遍的非救赎性的工作。

圣经本身承认了这种观点。例如箴言书一方面宣称知识和智慧终极是建基于“敬畏耶和华”（箴1:7）之上的，这说明唯有那些承认合乎圣经信仰的生命哲学才能带来真知识。然而另一方面，箴言书也广泛地采纳了古代中东其他文化中智者的话语，事实上亚古珥的箴言（箴30:1-33）和利慕伊勒的箴言（箴31:19）很可能是来自非犹太文化。因着上帝普遍恩典的祝福，古代世界的智者具备了某些深知灼见，这些知识对于信徒而言也是极有价值的。

新约中也记录了许多这种与非信徒之间的交流。虽然耶稣警告他的门徒要提防文士和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教训，他却教导他的门徒要尽量地向他们学习那些有益的知识（太23:1-2）。保罗主动地引用外邦人哲学家的话，在使徒行传17章28节中，他引用了阿拉托斯（Aratus）和克利安提斯（Cleanthes），在提多书1章12节中他暗引了埃庇米尼得斯（Epimenides），与之类似，在哥林多前书中他引用米南德（Menander）的话。显然，上帝在普遍恩典中赐给非信徒很多真知灼见。

福音派信徒在评价非信徒的著作时常会走极端。一方面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对非信徒虚妄想法表示反感，完全希望避开他们的释经书和神学著作。我们常会说说，“那些书的作者不是基督徒，因此要远离！”但这种观念却否认了圣灵普遍的工作。加尔文的建议很值得我们深思：“如果我们认为圣灵是真理唯一的源泉，那么不论真理在哪里出现，我们都不应拒绝，也不应轻看它，除非我们想羞辱圣灵。”

然而另一方面，一些福音派基督徒忘记人类基本的委身和宗教信仰对于释经会形成巨大的影响，他们对非信徒的观点不加分辨。忽略了一个释经者的预设，特别是他们的属灵状况，会对释经造成极大影响的事实。我们绝不应忘记罪人对理性自主的追求，这极大地破坏了他们对旧约叙事的诠释。

这两种极端都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在不忽略非信徒观点危险性的前提下，看到他们的观点中也有真理的成分。与非信徒的交流就像是冶炼黄金，他们的真知灼见如同是与成吨的岩石和泥土混在一起的黄金，我们一方面不应被其中的假金子所愚弄，另一方面也不应错过那真正的金子。信徒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在寻求认识旧约叙事的过程中，应学会如何与非信徒交流。

基督徒群体

基督徒所从属于的第二个群体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因对主的信心已被联在一个新的生命（林前12:13）之上。在这个特别的群体中，我们享受着一种家人式的相交，这种关系是超越所有人类关系的。在基督里我们同有“一主，一信，一洗”（弗4:4-6）。信徒生命中同有圣灵成圣与光照的工作，这一点对于释经学极其重要。

宗教改革产生了信徒皆祭司的教义，它反映了基督徒之间广泛交流的必要性。可悲的是，这个教义常被误解为是在说解经只是一种个人的判断，在我看来没有什么能比这种误解更加偏离这个教义原旨的了。改教者提出信徒皆祭司的教义，是为了对抗对神职人员权威的盲目效忠，改教者强调理解圣经的含义是所有在基督里一同为主而活的众信徒的责任。伊斯特伍德

（Eastwood）指出，“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信徒皆祭司的教义，就能发现这一教义超越了神职人员与平信徒的界线。一方面它承认不同的肢体功用不同，而另一方面它反映了所有肢体因为共同担当的祭司职分而被连接在一起。”信徒的祭司职分不是个人主义的，而是所有信徒都共同拥有的，我们因此在释经时也被连接在一起。

当新约谈到我们与其他信徒相交时，通常所谈及的是信徒互相服事和同工的情况（腓2:1-4；林前12:12-31）。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与众肢体一同为上帝的国工作，彼此心手相连地在基督的身体中相互服事。同样地，我们也是一同来认识旧约的叙事，我们一起在教会、家庭和学校中查经，在观点的交流中彼此服事，盼望着圣灵可以将我们每个人的分享组成一曲释经的交响乐。

今天在基督徒群体中对交流的需要比以往更为迫切。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许多年以来，学者们或专注于旧约，或专注于新约，都有着各自的专业研究领域。今天这种专业化的趋势进一步地发展，学者们的专业领域因此出现了进一步窄化的倾向，他们将关注的领域放在旧约或新约某个更小的部分。当解经变得越来越复杂时，需要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多，对此我们不得不进行专业化的研究。

日益进深的专业化发展使我们互相合作的需要也变得日益突出。比如，牧师和教师不可能在诠释旧约叙事的所有领域都具备专业水平。我们需要在各种领域中都具备一定的素质，但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不可能在各种专业领域中都取得第一手的研究成果。为了避免完全陌生的领域，我们唯一方法就是与其他领域的专家进行交流。

诠释旧约叙事时，你与其他人有多少交流？从圣经的角度，负责任的解释需要我们在群体委身中进行交流，因此我们需要来自信徒和非信徒的帮助。

基督徒交流的机制

几年前一位朋友邀请作我某支篮球的教练。我以前从未做过教练，队中的那些男孩我也素不相识，但我还是接受了这个工作。上任以后我首先对每个队员的能力作出评估：谁善于带球，谁善于抢篮板球，谁善于从外线投篮，等等。之后我又把他们粘合成为一支球队，教他们如何以团队来打球。我们投入了几周时间进行基本训练。我对作教练知之甚少，然而我清楚一个人在了解每个队员的能力之后，才能够将他们捏合成一个团队。

基督徒群体的交流也是团队努力的结果。如果我们要一起合作，我们至少要做到两件事：首先我们要熟悉团队中的每个成员。我们要问这样的问题：各人要完成怎样的工作？其次我们要学会如何将每个成员的投入与其他成员的投入配合在一起，于是我们要问：我们如何与其他人合作？

交流要素

诠释旧约叙事时哪些与他人交流的要素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我们的团队是由哪些成员组成的呢？我们将简要地讨论三个基本要素：教会传统（heritage）、现今群体（present community）和个人判断（private judgment）。

教会传统

交流的第一个要素是传统，即基督教信仰的历史表达，由此我们追溯我们属灵的祖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处在过往历代基督徒的影响下，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解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继承的神学传统。

为什么解释旧约叙事时需要对我们的传统加以关注？过去发生的事情与我们今天对圣经的理解有什么关系呢？传统之所以对我们的释经有着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它告诉我们圣灵在过去的年代如何教导上帝的子民。圣灵并不是从我们的时代才开始他光照的工作，他一直都在教导着上帝的教会，这一点与我们通常的认识正好相反。

过去的信徒也是与我们一样有罪有限的人。当我们考察他们的观点时，要学会分辨（约壹4:1）。我们应该从他们的错误中学会要避免什么，但也要从他们的得胜中看到我们当做什么。我们应当以“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约叁11）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信仰传统。我们必须熟悉神学承传，并以此为借鉴来进行释经。

我们可以通过广义和狭义两种方式来说定义神学传统。在最广义的层面上，早期教会的大公会议反映了所有信徒应当共同持有的信仰。诸如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迦克墩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和使徒信经（Apostles' Creed）等重要文本界定了基督教正统信仰的边界，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三位一体的教义以及我们在基督里得蒙救赎的历史可靠性，这些教义提供了解释圣经的坚实基础。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对一段经文分析结论的倾向与以上这些或其他基本教义相矛盾，我们就应该视自己的认识为异端的观点而加以弃绝。

更正教认为宗教改革的重要信条是不容妥协的。诸如唯独信心、唯独圣经和唯独恩典的教义是宗教改革的基石，这些对圣经重要教义的总结仍被今天的正统更正教所承认，任何看似与这些公认的教义相违背的释经都会被认为是值得怀疑的教训。

其次，各宗派的信条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表达着信仰传统。许多教会用正式文件来形成一种对他们所特有传统的经典表述。改革宗教会认同诸如第一瑞士信条和第二瑞士信条（First Helvetic Confession and 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海德堡要理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比利时（Belgic）信经以及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信条和要理问答等。路德宗的认信被总结为协同书（Book of Concord）书，奥斯堡（Augsburg）信条，协同教义（Formula of Concord）和路德要理问答（Luther's Catechism）。圣公会（Anglicans）认同三十九条文本（Thirty-Nine Articles），浸信会以费城宣言（Philadelphia Confession）作为他们的信经传统，而费城宣言的最早版本是伦敦宣言（London Confession）。另一些历史悠久的宗派没有成文的信条，但口头流传的传统也形成了他们共同的认信，这就为他们的宗派作了正统的定义。

成文或口头的教会准则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但它们在历世历代的传承中却指导着神学的稳定发展。我们所在宗派对教义的特定表述也指导着我们对旧约叙事的诠释。

相比正式的信经文本，在非正式的层面上，传统也包括教会历史中那些先贤圣徒的著作。每个宗派都有一些重要的圣徒对所在宗派的传统有着深远的影响。路德宗非常重视马丁·路德和腓利普·墨兰顿（Philipp Melanthon）的著作，加尔文主义者看重约翰·加尔文以及其他欧陆和英美的加尔文主义的重量级人物，循道会（Methodists）在约翰·卫斯理和查尔理·卫斯理身上找到了他们认信的根基。每个教会宗派都有曾经的领袖，这些人的解经书、讲道集和神学著作得到宗派内部信徒的高度尊重，这些人的观点通常不如正式的宣告性信条那么显要，但他们的观点常常会成为信徒释经的重要指导。

为什么要让过去的信条指导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单纯依靠自己来读这些经文呢？可以用一句话回应这样的问题：忽略传统是走向异端的第一步。看看现今的异端：耶和華见证人、耶稣基督末日圣徒教会（摩门教），以及其他的异端都曾忽略历史上基督教的神学

传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不公开否认圣经本身的权威，但他们却拒绝依靠圣灵在教会历史中的工作。当我们读经时抛弃传统总会导致严重的错误。

现今群体

释经群体的第二个要素是现今的基督徒群体，这个群体指向当代教会的释经。圣灵不但赐给我们丰富的历史传统，他也赐给我们一个鲜活的信徒群体，从而帮助我们认识旧约叙事。

信徒在这个层面上的交流涉及到许多不同的方式。首先现今的信徒群体出现在正式的教会会议中。正如使徒保罗顺服耶路撒冷的教会会议，从而获得其他使徒智慧的看见一样（徒15:6-29），我们今天也有特权在很多事务上依靠教会正式设立的各种权威。许多宗派有正式的渠道，让会众的集体智慧得以表达。我们要审慎地评估教会决议的各种声明。教会的建制性文本、立场声明，劝诫信和劝惩决议通常反映出圣灵今天的教导。能够善于使用这些集体的智慧是我们的智慧。

另外，现今基督徒群体还可以以研究协会、神学院和其他跨教会组织的形式出现。这些组织缺乏教会的权威，但如果这些组织的工作成果是出于其中忠心又有见识的员工殷勤祷告的结果，那么即使他们的判断固然不可能是无误的，但至少在我们遇到一些与他们的观点相反的言论时，我们会小心提防，不至于一边倒地认同后者。在我们研究旧约叙事时，那些竭诚爱主，顺从圣灵的信徒所坚守的立场值得我们认真考虑。

今天与基督徒群体的交流也包括对教会中那些负责教导的个体有合宜的尊重。圣灵一向乐意装备某些信徒，让他们在解经方面有特别的恩赐（弗4:11-12），许多情况下这些恩赐借教会按立的仪式得到正式的认可，在其他时候，教导的恩赐也会通过非正式的方式显明。无论什么情况，负责释经的信徒不会对他人的教导视而不见。诠释旧约叙事时，我们必须用心去读当代的解经书和神学著作，学会聆听他人的思想。

甚至对圣经非正式的讨论也是今天的基督徒群体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参加查经聚会，在餐桌上的交谈，在坐车旅行的途中，我们的交流都可能会帮助我们认识旧约叙事。有时圣灵借我们最意想不到的人赐给我们关于圣经真理深入的洞见。学生可能会教导教授，会友可能会教导牧师，孩子可能会教导父母。圣灵随意赐下亮光，无论何时我们与其他信徒就一段经文讨论时，我们都是在与圣灵所教导的人交流。我们对这一事实越敏感，就越能更好地依靠圣灵的工作。

除各样的正式渠道之外，今天基督徒群体的交流在范围上也有从狭窄到宽泛的程度差别。在一个看重某种传统的狭窄群体中，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研究。我们在某些特定团契中所分享的观点，可以促使该群体的成员去探索那些共同关注的新领域，不但如此，在一个相对狭窄的群体的中，我们能更好地彼此监督、相互关注，从而避免成员步入歧途。

即使如此，我们仍要小心不要忽略与更广泛的信徒群体的接触。局限在一个特定的宗派中很可能让我们对旧约叙事的认识也收到局限。从属于其他传统的信徒对一段经文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他们会获得一些我们所无法认识的洞见。如果只在我们感觉自在的神学群体中交流，我们就会错过许多圣灵今天的新徒群体中的宝贵工作。今日教会无论是广泛范围内的群体还是狭窄范围内的群体，他们的表达对于我们的释经都很重要。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认识了新徒交流的第二个要素——当代的信徒群体。圣灵在我们所处时代不同信徒身上的工作是我们释经的丰富来源之一。

个人判断

个人的判断，即我们在与他人交流之外对旧约叙事的理解，这是我们在群体交流中的第三个要素。当然我们不能摆脱传统和信徒的群体在释经交流方面的影响，然而在实际情况中我们在读旧约叙事时常常没有去考虑其他人的观点，而主要以我们个人的方式来获得理解。

个人判断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的，有时我们在读经时凭直觉认识到经文的含义，有时我们是在仔细研读的基础上，获知旧约叙事的含义。无论如何，在个人判断中我们关心的是自己，而非他人对经文的观点。

尽管教会传统和当下信徒群体在释经交流中对我们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上帝仍然让每个信徒在形成自己对圣经理解的过程中向上帝负责。对此圣经有着非常明确的警诫，让我们在对待上帝话语方面以个人的身份向他交帐，正如保罗所说，“这样看来，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说明”（罗14:12）。作为上帝话语的诠释者，我们不能躲藏在某个群体后面，我们必须为自己如何认识旧约叙事向上帝交帐。

福音派信徒常常在个人判断方面走极端。一方面有些信徒觉得自己在释经方面没有能力胜任，于是就盲目跟随他人的意见。我听过不少人说，“我看不懂圣经，我只是相信牧师所说的。”有些牧师也害怕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便完全依赖于解经书，鹦鹉学舌似地引用其他人的观点。

为了诚实的缘故，有时尽管我们会与他人的观点不相一致，我们也需要坚持自己的判断。如果我们的前人也只是顺从他们的传统和当时社会的现状，我们今天会面对怎样的光景呢？想象一下如果保罗不制止彼得顺从那些犹太主义者，那今天的教会将会是怎样（加2:11-21）？如果马丁·路德没有独自一人勇敢地对抗罗马教会，今天教会又将是什么光景？可见，当其他人偏离真理时，我们要持守个人的判断。

另一方面，一些福音派信徒走向了另一极端。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有更多从圣灵而来的亮光，他们把自己的释经上升为不容置疑的教义，把自己的见解说成是绝对的，完全

忽视过去历史上其他信徒的见解，也不在意当下信徒群体中的观点。我们当中有些人认定自己对经文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忘记了自己是多么容易陷入错误的罪人。

个人对圣经的解释总是存在提升的空间的，甚至那些看似最浅显的经文也包含着我们的头脑所不能测透的丰富。我们在解经时必须心存谦卑，随时准备向他人学习，从而让自己可以在信徒群体中与他人进行有效的交流。

制衡作用

民主体制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原理在于制衡的概念。为了避免独裁，政府的各个部门互相监督，然而这种机制也有它的缺点，因为没有人具有绝对的权力，所以极少能够很快速地做出决定，相比独裁者却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很多目标。不到二十年，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把德国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战争机器，波尔布特（Pol Pot）在一夜之间就改变柬埔寨的体制。集权机制在某些方面非常奏效，但历史事实却警告我们，只有在制衡的体制下，我们才能免于独裁的暴政。

群体中的交流也需要制衡的机制。虽然群体交流的三个要素：传统、现今的群体和个人的判断都有各自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并不应该在它们之间作孰轻孰重的区分。每一个要素都是蒙上帝祝福的，但每一个要素也都被罪所影响。正如教会以外的人所常常指出的，传统要素中充满了失败的困惑；现今的群体也存在问题；而如果能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们就会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易于倾向错误。因为有这些局限，群体交流的不同要素必须保持一种互相监督的态势。

然而，许多基督徒更倾向于让自己完全处于某一种交流要素的统治之下，而不去同时考虑另外的两个要素，以及三者之间的制衡机制。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可以免去不同观点之间的制衡，我们对旧约叙事的诠释会简易许多。然而正如集权体制的政治权力会导致压迫一样，过分依赖群体交流的任何一个要素也会形成释经学的独裁。

有时福音派信徒让传统要素成为这样的独裁者。然而今天我们必须在核威胁、世界性饥荒、人权、安乐死、基因工程、堕胎等一系列当代性的问题中来回应旧约叙事。可见我们的传统只能为我们提供间接的帮助，而在这样的处境中，完全地依赖于传统会使我们的目光忽视当代的需要。

现今群体的要素也可能垄断我们对圣经的诠释。许多人乐于跟随不断改变的神学潮流，因此他对旧约叙事的诠释也完全是这种跟随潮流的产物。然而我们可能对当前的问题过分地看重，进而离开了传统的保护。这时只是关切当下的问题完全有可能让我们远离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正如保罗所警戒的，我们不应“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弗4:14）。所以我们不能让现今群体的要素完全主宰我们对圣经的诠释。

此外，我们有时也会让个人的判断坐在释经学至高的宝座上。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尤为严重。学术界流行的观念告诉我们理想的现代学者是一个不受传统和流行见解牵绊，只跟从真理的人，无论真理指向何方，他都会矢志不移地执着追随。然而这种对创新和个人观点给予过多的重视的作法是很危险的。当我们忽视传统和现今群体要素的制衡作用时，个人主义的释经将会导致教会走向错谬的道路，并引发分裂。个人的判断，正如圣灵的恩赐，应被用于建造教会（弗4:11-13）。追求真理不是一个人孤独的旅程，而是一个我们与其他人共同努力以期达成的目标。基督徒学者的任务不是发明一种独树一帜的旧约释经法，而是在要在全方面的群体交流中来释经。

我们所有人在释经方面都容易被某种要素所辖制。如果要避免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修正自己天然的倾向，我们要自问：自己是否太容易受传统的影响？我是否在盲目地追随潮流？我是否太过于依赖自己的判断？我该如何才能更多注意群体交流中那些被我们忽视的因素，从而让释经得到平衡？

然而，我们还应看到一个平衡释经法会造成过程的繁冗。当我们对释经的这三个要素一视同仁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某种冲突。传统、现今群体和个人判断在释经过程中有可能彼此和谐，也有可能相互排斥。

有时这些不同的要素会互相印证：我们常会发现自己的见解与传统和现今教会的教导是一致的。当我们发现这种和谐时，我们就会更加自信，并且获得了更早层次的认知安息。当然这种和谐并不确保我们的理解就是完全正确的，但当我们从不同的方面得到肯定时，我们就会形成更加坚定的信念。

然而，另一些时候我们释经要素之间出现的不和正是向我们提出了某种警告。当教会远离传统时我们要小心提防，如果某个人的观点与教会中其他人的都不同时，我们在决定是否认同时就应该再三考虑。我们在各要素之间所取得的彼此认同越少，我们就应越审慎看待自己的观点。

每种群体交流要素都有各自的重要作用。传统让我们与过去圣徒身上圣灵的工作相联系；现今的群体让我们与今天的众信徒一同承受圣灵所做的工作，并为此负责；个人的判断让我们寻求个人从圣灵而来的亮光。考虑到诠释旧约叙事的复杂性，我们需要这些要素彼此之间形成互相平衡的制衡机制（图7）。

群体中的交流:传统，现今的群体，个人的判断

图7 交流中的制衡机制

释经和神学

对基督徒群体交流所形成影响的考察可能让某些福音派信徒感到不适，这里涉及到一个我们都关心的问题。是否教会的神学应左右我们对圣经的解释？要让神学来影响我们的释经吗？这不是让车子跑在马前面吗？毕竟神学是从圣经产生出来的，而非相反。

唯独圣经

对许多福音派信徒而言，更正教的经典口号“唯独圣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常说“最重要的事最优先！”因此“要让圣经决定我们的神学，神学不应超越圣经。”正如宗教改革的这句座右铭，圣经成为了神学唯一充分的准则。然而这个基本原则并不能解决神学与释经所有的复杂互动关系。

改教者针对中世纪教会将传统和圣经等同视之的倾向发展出了这一教义。宗教改革的影响所及之处，人们开始自己来研读圣经。许多人得出结论，认为罗马教会的很多传统与圣经的教导相违背。他们开始质疑罗马教会的教义，并高举唯独圣经无误的教义。事实上，宗教改革在圣经和释经之间作出了清晰的划分。只有圣经才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当对圣经的认识加深后，教会需要修正之前对圣经的诠释。

尽管如此，唯独圣经的教义并没有排除传统和周围群体对释经的影响。改教者宣称神学必须源于圣经，但神学的表述也为恰当的释经提供了必要的导向。当初改教者们研究圣经时，他们也非常看重与教会历代神学正面或负面的交流。

例如，马丁·路德不断借鉴奥古斯丁的神学，我们从此看到他对传统的委身，在许多方面马丁·路德都宣称自己在向奥古斯丁的观点回归。路德同时也看重与同时代信徒的交流，他在奥斯堡信条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让我们明显地看到了这一点。

加尔文对奥古斯丁观点的认同是广为人知的，在他所著的《基督教要义》的后期版本中，加尔文广泛地引用许多古代和中世纪教会圣徒的观点。他从不否认自己对教会传统的认同，只要这些传统是顺服于圣经权威之下的。

对改教者来说，唯独圣经的教义并不表示释经需要与神学的传统相分离，实际上它意味着信徒需要将圣经视为神学表述的最高权威。唯有圣经才是我们在信仰和生活中不容置疑的准则。

近年来，一些福音派信徒忽视了传统神学对诠释旧约叙事的价值。因为过于担忧圣经以外的观念会主导我们的释经，他们强调说神学传统的观点，特别是系统神学的传统观点，在释经时必须受到限制。初看起来这种取向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不应该将与圣经不符的哲学范畴强加给

圣经，我们应致力于使我们对圣经的诠释与圣经一致，然而将这种观点推向极端将会在释经中导致严重的问题。

圣经神学

造成远离系统神学局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圣经神学运动的兴起。这个运动始于福音派以外，但它却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研究旧约叙事的方式。在以下的简介中，我们将从两个重要的角度来审视圣经神学运动。

首先，从一开始圣经神学对于旧约叙事的认识就采用了一种*历史性的导向*。在这之前，几世纪以来，旧约的历史性要素得到了多方面的认同，但圣经神学对这一点的强调是前所未有的。现代圣经神学深受黑格尔（Hegel, 1770-1831）哲学的影响。黑格尔认为历史的进程将带来所有被造物的合一，并且历史是了解一切现实的钥匙。根据这种观点，释经者不再像以往那样看重抽象的神学观念，而是追求经文背后的历史进程。之后圣经神学领域几个重要的人物修正了这种历史性的导向，他们将圣经视为特别的救赎历史（Heilsgeschichte），然而释经的焦点仍然集中在历史的进程上。在这个阶段圣经神学摆脱了经院哲学认为圣经是教义源泉的圣经论，而将圣经主要看成是构建上帝渐进性救赎历史的来源。

一战后这种救赎历史的观点在欧洲取得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圣经神学的重要人物以不同的方式继而强调一种启示的历史。美国神学家紧跟其后，特别到了二战结束之后，许多二十世纪领导潮流的圣经批判派者都致力于去认识了解圣经中上帝大能的种种作为。

其次，圣经神学强调这种救赎历史的导向是圣经的核心。传统的系统神学的分类法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演化而来的，而圣经神学的动态性和历史性的取向被认为与圣经经文本身所突出的重点相一致。这种区别常被归结为是由希腊思想与希伯来思想之间的差别所造成的，即希腊人倾向于以一种抽象、静态的角度来看待世界，而在中东人眼中这个世界却是具体、历史性的。比格尔（Beegle）的一句评论可以作为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希伯来人和其他闪族人并不以推论式的哲学术语来思考...希伯来语言是一种强调行动的语言，并且在希伯来人眼中上帝是一位行动的上帝。”

一九六零年代，圣经神学运动在批判派学者（critical scholars）中突然消失，因为他们开始怀疑上帝在历史中行动的概念。巴尔（Barr）和吉尔凯（Gilkey）指出了一些批判派神学家的自相矛盾之处：他们一方面相信上帝在历史中的行动，但与此同时却用自然科学中的术语来解释大量圣经中关于上帝作为的记载。对此，正如吉尔基所评论的，批判派的圣经神学家“又想看着自己的蛋糕，又想把它吃下去。”

另一种对圣经神学的反对意见也不赞同圣经神学对希伯来文化的认识。在巴尔划时代的著作《圣经语言的语义学》中，巴尔指出语言学的证据并不支持东西方思想有显著区别的观点，事实上中东人常常和西方人的思想一样抽象，而西方人也常常象东方人一样常常使用动态性的思想方式。这个重要的发现被证明是对圣经神学致命一击。

虽然批判派圣经神学已几近消失，但它仍继续影响着今天的福音派信徒。这个运动在福音派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普林斯顿第一位圣经神学教授霍志恒（Geerhardus Vos，1862-1949）。他的《圣经神学：旧约和新约》一直以来是二十世纪旧约释经学中最有影响力的福音派著作之一。在霍志恒的作品中，我们看到评判派圣经神学的两个倾向：一方面霍志恒对上帝救赎性启示作为为中心的关注，他将旧约历史分为五个时代：1) 救赎前时代，2) 挪亚之前和挪亚的时代，3) 挪亚和先知之间的时代，4) 摩西的时代，5) 先知的时代。霍志恒将每个时代上帝启示的形式与内容的独特性作为他研究的重点。

另一方面，霍志恒承认救赎性历史是圣经“自身的启示结构”以及“启示的主流”。根据盖勒（J. S. Gabeler，1753-1826）所作的分类，霍志恒指出圣经神学是圣经一种描述性视角，救赎-历史性的进路并非强加在圣经之上的，而是出于圣经自身。与此同时霍志恒也提醒说不能将这个观念作过于广泛的延伸，但许多他思想的跟随者却越过他所划定的界线，提出以圣经神学的历史性取向代表了圣经本身的神学模式。与系统神学的逻辑性分类相反，他们认为圣经神学的历史性分类反映了圣经本身的内部结构。

当把释经的救赎-历史性进路看成是圣经本身的“分类与神学模式”时，它便在释经和传统神学之间造成了严重的问题。绝大多数圣经神学家坚持认为系统神学必须支持救赎历史性进路所发现的成果，但他们很少同样强烈地认为系统神学的逻辑性限制应加诸于救赎历史性进路的分析结论。偶尔圣经神学家也会提到这两种进路的必要性，但它们的互相依赖性从不是这些神学家所强调的重点。相反圣经神学家通常单向地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即救赎历史性分析比系统神学的逻辑分析更为优先。

曾经有数十年的时间，这种一边倒的局面在福音派信徒中并没有构成严重的问题。传统神学的观点对圣经神学家自由的发挥应该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当近二十年来，圣经神学的运动日益兴起后，释经者们开始越来越随意地忽略系统神学的影响。我们常常会看到圣经神学家忽略系统神学与旧约叙事之间的关涉。他们常常这样说，“圣经的作者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教义系统，因此我们必须探索救赎历史的焦点，而不是某个抽象的思想体系。”

为了避免这种危险的倾向，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救赎性历史不是大部分旧约中心议题。智慧文学，诸如约伯记、箴言、传道书、大部分的诗篇，几乎没有提到任何救赎历史。虽然历史

书、律法书和智慧书的联系在圣经神学的圣约结构中有所体现，然而智慧文学中几乎没有任何救赎历史的内容仍然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除此之外，正如霍志恒本人所提醒的，圣经神学并非反映了圣经最主导的构成原则。对比系统神学的逻辑模式，圣经神学采用的是历史模式，但圣经神学也对旧约进行了重新的组织。当我们注意到圣经的基本结构并不是按历史年代进行编排，而是由各卷书所组成时，我们会认识到圣经神学对圣经内容的重组程度。旧约并没有按照圣经神学的方式被编排成“第一章历史”、“第二章历史”以此类推的形式；相反圣经是由文学单元所组成的：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等等。从救赎历史的体系出发，霍志恒把圣经的第一个单元创世记，分成旧约历史的三个时期，然后他把接下来的四卷书划入摩西的时代，而把其余的旧约书卷统一划入先知时代，但这种划分很难与圣经的启示模式取得一致。

除此之外，福音派圣经神学学者对旧约时代划分有着各自不同的方式，这让我们不禁怀疑圣经神学更多只是在简单地反映圣经的内在结构。它对旧约历史应如何划分几乎没有共识，霍志恒将旧约和新约历史分为七个时代，一些人认同他的观点，而另一些人却与他有很大的分歧。

圣经神学学者对圣经的划分如此地不同，通过这一点我们看到它只是在很大程度上重组圣经的结构。事实上，圣经神学按照历史模式对圣经的重组程度一点不比传统神学按照逻辑性模式对圣经的重组程度低。

救赎历史进路的重要价值在于它能帮助我们重新评估旧约叙事的意义。我们很容易先入为主地使用系统神学的方式看待问题，导致我们忽略了许多旧约叙事本身的内容。我们容易强行地对这些旧约叙事套用我们的神学系统，从未注意到它们对我们前设概念所形成的挑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小心不要走向另一个忽视神学传统的极端。旧约叙事的作者们在经文中已经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神学体系，他们既关心信仰的逻辑体系，也关心启示的历史。如果我们要恰当地认识旧约叙事，我们必须将它们置于逻辑参照和历史发展的体系之中。

这样，我们不应在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之间有任何偏重，而是应将它们放在平等的地位上。两者都有可能错误地表达圣经，但也都有可能合宜地反映圣经的教导，两种进路都可以将圣经的内容重新整合为某种合乎我们使用的框架，但也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陷。掌握这两种方法，我们便能对旧约叙事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往复性（Reciprocity）

当建筑工人修建施工时，他们从地基的工作开始，筑好地基，再接着修建第一层和第二层，最后盖上房顶。他们是从地基开始建造的，至少我们从远处看是如此。但每个有经验的建筑工人都会

告诉你，事情并非是那么简单。修建一个多层建筑并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当我们近距离审视整个工序时，我们将会看到其中的复杂性。

在整个修建过程中，建筑工人随时都要同时考虑多个楼层的建筑问题，他们在修建每一层房屋时，都要对之上的各层作预计。当工人们打地基时就需要考虑到各个楼层的情况，建筑的第一层的框架必须与第二层完全一致。第二层建筑在第一层之上，但它的形状和大小又是由房顶的样式所决定的。

除此之外，建筑工人们并不是完全造好一层之后才造下一层。一旦房顶盖好后，工人们就要回到第一层和第二层进行内部建造的工作。可见，虽然建筑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简单的向上进程，但在实际工作中，工人们常往返于正在建造的楼层之间。

许多福音派信徒似乎认为释经和神学的关系是一个简单的直线式过程：我们首先从经文得到一些基本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通过某种神学进行表达，最后将我们的神学付诸实践。在他们看来释经神学第一，系统神学第二，实践神学第三。但这种过于简单的模式常常对人有很多误导。

当我们开始着手进行释经时，我们应该承认这种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我们首先来思考经文，并把所看到的信息带入到神学讨论中。每次读经时我们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比如在创世记50章20节中我们读到约瑟的话，“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们常会将这句经文理解为，在约瑟兄弟们错误的行为中上帝依然掌权，他使用约瑟弟兄们的罪反而为约瑟和以色列民族成就了美好的事。我们将这个认识与其他的经文放在一起便构成了上帝护理的教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具体的经文中向上发展出了我们的神学。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注意我们并非是简单地从释经形成对神学的认识。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和实践神学并不只是由释经推导形成的，实际上它们也在我们释经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神学的每个分支都会对我们释经产生影响。我们总是在先前神学思想的影响下来读圣经，这些释经之前的神学思考因素可能是出于正规的神学，也可能是非正规的神学，但它们总会影响着我们对特定经文的理解。

举例而言，当我们读到约瑟在创世记50章20节中所说的话时，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由而思想到这段经文是关于上帝护理的作为？为什么我们没有常常使用这段经文来说明饶恕的心理过程呢？为什么不以这段经文为基础，来进一步描述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的个性特点或以色列十二先祖之间的关系呢？要知道这些主题也都包含在这段经文中，然而我们大多数人从中只看到上帝护理，这是因为我们的神学系统非常强调这个教义。然而要看到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经

文也可能反过来影响我们对教义的理解，尽管我们的神学思想也在我们读经的过程中发挥指导的作用。

房屋的修建是一个向上的过程，但在不同楼层修建的过程中，也必然包含着上下的往复。与之类似，释经学总会涉及到不同的神学与释经之间的往复。

我们如同往复的钟摆一般，有时强调第一手的解经信息，有时强调神学反思；有时更看重神学讨论的重要性，有时我们也会将特定经文的查考列为优先。这两种倾向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缺陷。

如果我们让神学主宰我们的释经，具体经文的特质将会在涉及全局神学系统的中被抹杀。如果我们单纯采用这种进路，解经很可能被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所辖制。我们将没有可能再发现新的亮光，所有的经文只不过在让我们停留在对那些曾经接受信息的肯定上。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过于侧重释经，而忽视神学。许多不同的原因导致广大的福音派信徒要求释经者尽量减弱神学的影响。这种观点听起来不错，实则让释经者陷入到可怕的危险中。忽视神学的建议并不能使我们脱离神学前设概念的影响，它在我们的解经过程中始终存在，忽视神学最终将导致我们与全备的神学前设条件越走越远。

因此神学与释经必须互相支持。最初对圣经的考察总会对教会的神学架构提出某种挑战。我们总是通过自己对具体经文的理解来检验和评价某种神学。然而神学也保护我们不至误解具体的经文，神学对经文的阐释限定了我们的释经。释经和神学是彼此依赖的，在实践中它们需要彼此支持和平衡。

结论

在本章开始我们谈到每个人考查旧约叙事必然是在群体中进行的。与一般人的交流，特别是与基督徒的交流，是我们形成可靠的释经结论所必不可少的前提。诠释旧约叙事时，我们受教会传统、现今群体和个人判断所组成的制衡机制的影响。尽管当前存在着忽视神学对释经重要性的倾向，传统的神学系统对诠释旧约叙事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当我们与教会长期形成的各种神学观点交流互动时，我们就能够从中得到更好的装备，从而对旧约叙事有更深入的认识。

复习问题

1. 为什么我们要视释经为群体努力的结果？是哪两个群体帮助信徒认识旧约叙事？参与这两个群体会带来怎样的优势和劣势？
2. 在基督徒群体中交流的三个要素是什么？请描述释经者是如何在释经中沦为某种要素的牺牲品的？如何避免这一危险？请试举一例。
3. 描述圣经神学的基本原则。过于强调救赎历史分析而忽视系统神学分析，会造成怎样的危害？应如何建立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的相互关联？

应用练习

1. 考察某个主要教会宗派的信仰告白或系统神学的经文索引。在其中找出三到四个旧约叙事的例子。在这些对旧约叙事的应用中，你发现哪些对你很有帮助？你是否发现了其中有误用旧约叙事的情况？
2. 写出你的神学树形结构图（包括各种影响你的人物、书籍、信条，等等）。指出你目前在群体的神学传统。试从五方面来列举这些因素如何塑造了你的神学认信。
3. 读创世记2章5节至3章24节。这段经文涉及到了哪些系统神学的问题？又涉及到哪些圣经神学的问题？这两种神学视角各自对理解这段经文有怎样的帮助？